

享受權力

李春平等

當新事的時候 鄭建勛開始追逐「權力」 當
科長的時候 鄭建勛開始使用權力 當縣長的
時候 鄭建勛開始享受「權力」 追逐權力的
時候是對「權力」的一種痴迷和熱切向往
使用權力的時候

是對權力的一種
支配和過度依賴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享受权力

李春平等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享受权力 / 李春平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(中国新写实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4108-1

I. 享… II. 李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4500 号

享受权力

出版人 刘清华

李春平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1.75

字数: 300,000 印数: 1—12,000

ISBN 978-7-5404-4108-1

定价: 25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

享受权力

李春平

001

当干事的时候，郑建勋开始追逐权力。当科长的时候，郑建勋开始使用权力。当县长的时候，郑建勋开始享受权力。追逐权力的时候，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向往……

务虚会

肖元生

050

南都市委是官场，秘书这种角色使周五经很不爽，但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选项了。何况公务员还是时下人们所眼热的一个差使，罢了罢了……

战略重组

于 卓

085

卢松一直在公司党办干着文案差事，脾气好，人缘好，就是业务能力不拔尖，没干出什么名堂来，秘书这碗饭，他一捧就是十几年……

县委副书记

黎 晶

121

省纪委、省委组织部派来了联合调查组，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复杂化了，画上了政治的色彩……

女副市长

王梓夫

165

沈玉贤居然哑口无言了。在平阳市领导者中，她的口才是出了名的。坐在主席台上讲话，或慷慨激昂，或和风细雨，或晓之以理……

目 录



突击检查

阎 刚

232

这天下午，县委办公室的张主任突然来到峡口镇。老牛吃了一惊，他想是不是侯厅长不来了，他心里跳得慌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他又怎好向镇里交待……

醉里挑灯看剑

何存中

243

向局长不笑了，认真地对白省吾说，你怎么跟我叫板呢？老同志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虽说年纪比我大，但我在官场比你混得深……

反腐大案

戴雁军

303

按照闻丽的说法，一号人物应该是副市长蒋志超。马奇想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号人物只能是徐进市长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……

享受权力

李春平

1

当干事的时候，郑建勋开始追逐权力。当科长的时候，郑建勋开始使用权力。当县长的时候，郑建勋开始享受权力。追逐权力的时候，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向往。使用权力的时候，是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和适度依赖。享受权力的时候，权力便成为一种福祉和精神套餐。在郑建勋的眼中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，不是女人，而是权力。所以他常常躺在沙发上，叼着香烟，吐出一口悠长得弱不禁风的烟雾，然后闭着眼睛感叹一声：有权真好啊！

有权当然是好，权力的好处几乎用不着罗列，也用不着证明，谁都能数出个一二三来。正因为这样，才培养了郑建勋对权力的极大兴趣。如果说喜欢权力是男人的天性的话，那么在郑建勋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天性则更强烈，更突出。他从高中时候就开始关注时事政治，大学时代开始关注领导人的行动

步态，当学生会主席时就开始模仿国家首脑的讲话。他模仿他们是怎样握手的，是怎样走路的，模仿他们开会时保持怎样一种坐姿，视察时又是怎么一种站相。这些礼仪，全是从电视上学来的。由此，对国家首脑的模仿促进了郑建勋的少年老成，无论在学生时代还是进入工作岗位之后，郑建勋始终就是一个领导者的样子。

现在，郑建勋是河东县县长了，进入了享受权力的过程。郑建勋是从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下来当县长的，已经享受了六个月的县长权力了。他琢磨过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？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。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，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？还有谁会喜欢权力呢？仅仅是“为人民服务”就能概括权力的特质吗？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有了权力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？反正，郑建勋把权力看成了一种享受，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看成了享受，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，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。

享受权力的方式是与他的个人嗜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郑建勋喜欢在工作中感受作为一个县长的威风与尊贵，这种威风和尊贵就是权力的滋味儿。比如，召开县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的时候，他自然要坐在最显赫的位置。散场时，他是走在最前面的，后面紧跟着一串同僚。外出下乡或开会，他都要无一例外地带着秘书和司机。车停了，司机或秘书要先下车，替他打开车门，最后下车的便是郑建勋。郑建勋在离开车身之后，秘书和司机才紧紧跟上去，秘书提着他的包，手里端着 he 随时要喝的茶杯。他觉得，当县长的，就是应当空着手走，而秘书和司机就是应当为他提包，就是应当为他打开车门。以前他在市委当干事和科长时，就是这样侍候市委领导的，现在由媳妇熬成了婆婆，也该别人这样侍候他了。以至于每天上下班，都必须是司机专程接送。他觉得，这一切都是权力和地位所决定的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不服气也不行，当了领导就服气了。所以

有时候，一个人要真正理解领导的行为，只有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才能全面地理解领导。

政府办公室有四个秘书，一女三男。郑建勋上任之初，办公室主任李子民安排了三十来岁的张秘书陪同郑县长。张秘书是农民出身，是中学教师转行到行政单位的，平时不爱说话。跟新县长出门有点紧张，还有点腼腆，言谈举止缩手缩脚的。这么一来，郑县长反而觉得他蛮可爱的，不是那种在领导面前大大咧咧、油头滑脑的人。可是，第二次跟他出门，郑建勋就不喜欢他了。大家正要上车的时候，张秘书说他手机忘记带了，连忙跑到办公室取手机。车子开出不远，他就要司机停车，说要撒尿。司机只好停车，张秘书就靠在车边撒尿。郑建勋嘴里不说，心里就不高兴。做秘书的人，就像女同志一样，琐事一大堆，出门前要做好一切准备，包括上厕所，拎钱包等等，一样都不能落下。更让人难堪的是，张秘书在撒尿之后，擤了一次鼻涕。他揪着鼻子用力一擤，然后一挥手，把鼻涕扔掉了。灿烂阳光下，鼻涕拉出一条抛物线挂在了附近的树枝上，晶莹得让人恶心欲吐。这个动作不巧又被郑建勋看到了，对他的好感一扫而光。在郑建勋的眼里，张秘书缺少基本的行为修养，把农民最粗俗的一面带到了机关，做秘书是欠火候的。这次回去后，郑建勋郑重其事地对办公室主任李子民说：“下次给我换个秘书。”

李子民知道郑建勋是不好侍候的，果然张秘书不合他的意。可换秘书不是换衣服，说换就换的。人手有限，有的秘书只能坐在办公室写材料，出去跑动就不行。李主任想想，说：“有个人倒是很细心的，材料也写得最好。只是怕你不要。”

郑建勋说：“谁？”

李子民：“是个女的。”

郑建勋说：“女的有什么不好？只要合适就行！”

这个人指的是辛可欣。辛可欣是办公室唯一的女秘书，学

的就是文秘专业。三十出头的年龄，小孩还在上托儿所。老公是交通局副局长张显耀。辛可欣人漂亮，一袭长发拖在屁股一带，女性所有的娇媚和飘逸都拖在那里，有时会随风飘舞起来。因此成为县政府有名的一枝花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单凭她的长发，就像是专门用来缠绕县政府领导的。辛可欣参加工作就在办公室当秘书，现在是秘书股的股长。股长虽说没有行政级别，但在政府办公室里，却管着秘书这一摊子事。除了办公室主任，下来就是她说了算。总体上说，辛可欣是个勤奋好学，工作认真，能力很强的人。那微笑时的两个酒窝，就赢得了无数人对她的好感。李子民是很喜欢她的，也是很看重她的。只是因为性别原因，辛可欣当秘书以来，除了少量地陪以前分管文教的女县长出差外，从来没陪过男县长。男县长也从来没提出过让她陪同。多年来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女秘书不陪男县长出门。没别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少些嫌疑，少些闲话，少些风言风语。县里漂亮女人多的是，而且是绿色无污染的，再色的领导也用不着在县政府内部玩风流情事。

李子民离开郑建勋办公室后，当即就把辛可欣叫来了，严肃认真地作了交待：“以前，张秘书跟郑县长走了两次，郑县长不大满意。以后郑县长出差，你跟着吧。”

辛可欣眼皮一闪，眸子里掠过一丝不安：“我跟着，合适吗？”

李子民说：“只要是革命工作，没有不合适的！”

辛可欣说：“是他提出的，还是你安排的？”

李子民说：“这你就不要问了。你要做的就是服从组织。”

辛可欣就哦了一声，不再问了。李子民继续说：“郑县长喜欢心细的人，他自己也是一个十分注意细节的人。你做他的秘书比较合适。”

辛可欣说：“你就相信我能照顾好他？让他满意？”

“当然相信你。”李子民开玩笑说，“只要别把他照顾到床

上去，怎么细心都不过分！”

“呸！你才跟他上床呢！”

李子民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跟他上床，他不一脚把我踢下床去才怪！”

2

辛可欣第一次陪同郑建勋出差是在检查春季农业生产的时候。河东县是个农业县，“三农”是命根子。春季农业生产又是全年的重头戏，县里几大班子兵分多路，分头到全县各地检查。郑建勋也带了一个队，组里有农业局长，民政局长等。李子民提前给辛可欣有个交待，第一次跟郑县长出门，一定要细心点，要给他一个好印象。辛可欣说，这么说，郑县长很难侍候？李子民一听，觉得这话不对。李子民说，我可没说他难侍候啊，而是细心是秘书工作的基本要求。他要求的我们要做好，他没要求的我们也要做好。李子民知道，辛可欣是个美人儿，平时在家就是处在女皇的位置，家务事基本上都是老公做的。现在要她来陪同县长，真是有点勉为其难。可他又相信，辛可欣是个聪明人，也是一个渴望进步的人，明白自己的职责，是会把事情做好的。

跟县政府一把手出差，对谁都是件很体面的事情。尤其是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讲，这是联络感情，展示才华的绝佳机会。郑建勋县长要出门了，以前是张秘书陪同，现在突然改换成了辛可欣陪同，张秘书心里就不那么高兴，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可他又不把不悦挂在脸上，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。辛可欣挎着自己的小包出门的时候，张秘书狠狠地盯着她的后背瞪了一眼，好像辛可欣抢了他饭碗似的。

辛可欣迈着轻盈的步子来到郑建勋办公室。进门就说：

“郑县长，本人奉命执行任务，陪首长下乡检查工作。”

正在把笔记本往包里装的郑建勋马上欠起身，连连说：“小辛你好，跟我一起下乡是要吃苦的。”

辛可欣说：“我想再苦，也没有旧社会苦吧。”

郑建勋站起来，把包递给她。辛可欣接过包，瞅了眼桌上的茶杯，揭开盖子看了看，好像里面的茶叶是今天早晨泡上的，已经冲过一杯了。辛可欣说：“需要换茶吗？”

郑建勋说：“换了吧。”说完手机响了，就接电话，一边说一边往外走。

辛可欣就在里面换茶叶，做得非常细心。她不知道郑建勋喝茶的习惯是浓是淡，她先把茶杯里的残渣倒出来，估摸着这个用量装进了新的茶叶。严格按照茶艺中的沏茶法，先注入了半杯水，在杯子里荡了荡，然后倒掉了。这个过程类似于淘洗，实际上是为了去除茶叶中的涩味和粉尘。然后再把茶杯注满。做好这些，辛可欣就拎着郑建勋的公文包和茶杯，把门关好，然后就出门了。郑建勋在门外接电话，好像是公安局的事。郑建勋的口气很硬，说，限期在一月内把案子破了，否则，我就拿你吴局长问罪！对方试图解释什么，可郑建勋一下子合上了手机。辛可欣明白过来，是为昨天出了一个案子的事，县法院一个年轻法官遇到暗杀，独自一人死在家里。昨晚连夜召开会议，公安局吴天真向县里主要领导汇报情况。书记不在，郑建勋主持会议，他要求连夜开展工作，一个月内必须破案。公安局长当时就叫苦不迭，说刑事案件有它的特殊性，如果案情复杂的话，也不是限期能破获的。郑建勋马上就不高兴了，他就讨厌谁在工作上讨价还价。所以早晨公安局吴局长再次向他汇报情况时，他就发了脾气。

政府院子里，农业局汪局长和其他几个局长正在车上等候郑建勋和秘书，两人一前一后姗姗来迟，辛可欣跟在郑建勋后面。临近车子，辛可欣正要替县长打开车门的时候，农业局长

抢先一步把副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了，郑建勋猫着腰进了车，他就喜欢坐这个位置，在他看来，这个位置是主人的位置，是最醒目的，有种排头兵的感觉。郑建勋用高瞻远瞩的目光看了看前面，回头问：“都到了？”辛可欣说都到了。郑建勋说走吧，车子就启动了。

女同志陪领导下乡，在县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女秘书陪同男县长下乡，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漂亮的辛可欣一进来，车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，像吹来一股春风，清新可人，大家脸上的肌肉也生动了许多。只是郑建勋一入座，气氛就马上变了。

郑建勋走路的步态是虎虎生威的，坐在车子里的他依然是虎虎生威的。郑建勋四十一岁，个子不高，不足一米七，胖墩墩的，坐在车子里却笼罩着一股霸气。他问坐在后面的局长，今年农业生产形势如何，“三农”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，当前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，局长们就谨小慎微地回答。郑建勋听得直摇头，然后讲了一番他的看法。辛可欣就在后面专心致志地听着，琢磨这位新县长的能耐。半小时过去了，辛可欣揭开保温杯的盖子，把保温杯递给郑建勋说：“郑县长，喝口水吧。”郑建勋喝了两口，又把杯子递给辛可欣，说：“你是一个有灵气的人，知道什么时候县长该进水了。”辛可欣说：“谢谢夸奖。县长讲一大段话，停下来时候就是需要进水的时候。你轻轻咳一声，我就知道你嗓子有点干了。”

郑建勋说：“这就是悟性。”郑建勋把头扭过来，看着农业局汪局长说：“你们搞农业的也要有悟性呀。长期天气预报中说，今年可能大旱，你们就要提前为农民准备耐旱作物。说今年汛期较长，你们就要充分做好防洪抗涝的准备。这些工作年年如此，没什么新花样，你们自己要摸索出一套办法。不要每年都要县委县政府开会布置你们才动手。这些方面，你们的悟性都不够好！可有一点你们的悟性是不错的，如果说哪位领

导说儿子要出国留学，手头紧张，可能当天晚上就有人给他送钱去。如果某某领导说要装修房子，你们中肯定有人去帮他跑建材，跑装修队什么的。我希望你们在工作上悟性高一点，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方面悟性低一点。哪天我就要抓一个在工作上没有悟性、在官场上却特别有悟性的典型。”

郑建勋变相地把局长们训斥了一顿，这些话击中了他们心头的隐痛，说得一个个哑口无言。郑建勋上任的几个月来，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跟部局长们打交道，听他们汇报工作，谈思路打算，一路听下来，没有几个领导他看得上。不是脑子缺水，就是脑子还没发育成熟。有的领导连报纸都读不通，有的则不知道一年四季要做什么工作。总之，他们是混日子的，没几个是在一心一意干事业的。可就是这种水平的人，一个个都自命不凡，妄自尊大。成天想的就是提拔做官，要么就是搞歪门邪道发财。如果把不合格的领导撤职的话，百分之八十都要撤掉。干部素质的低下，导致了郑建勋对领导干部的失望。干部们不把工作当回事，他也就把干部们当回事。他常常想训人就训人，直接或变相地骂他们。因为太随心所欲了，所以也酣畅淋漓。加上骂不还口，骂毕了，训毕了，心里就很舒坦，就感受到了权力的美妙。于是骂人也成了一种享受。

郑建勋喜欢骂人，但是不骂村干部，不骂农民。在整个“三农”工作检查期间，他对“三农”充满了焦虑和同情。他焦虑，农民什么时候才能翻身，农村什么时候才能富裕，农业什么时候才能兴旺。在走访中，农民普遍反映化肥越来越贵了，有的地方还买不到。他就让汪局长把情况记下来，过后把化肥给农民送下去，确保在施肥季节有肥用，不误农时。连续五天的检查，郑建勋和其他干部一道，吃在农民家，住在农民家，他就是要县里吃皇粮的人好好体验一下农民生活，把农民的喜怒哀乐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。郑建勋的做法让农民很感动，也很欢迎，他们说，现在没有多少领导能像郑县长这样看

得起农民了。他看得起我们，所以我们敬重他。

辛可欣每天都和他们干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所到之处，各村各户的情况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沾上了泥巴，成了农民模样的干部。那天走在羊肠小道上，钻着竹林，大家身上都落着草屑，汪局长看着辛可欣卷起来的裤脚，取笑她说：“看样子你也成了农妇了！老公看到了不心疼才怪！”

郑建勋说：“岂止是老公心疼？我也心疼呀。你们从来没吃过这种苦头的。哪天你们真正用不着下乡了，那就是农民的日子好过了。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县长，只要农民的生活还没有彻底改善，你们每年都要这样苦下去的。要知道，你们一年才苦几次，而农民是年年月月的苦。看看农民，你们就是生活在天堂的人。”

听着县长这样的话，辛可欣觉得郑建勋尽管脾气凶一点，但他确实是个爱惜干部，也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，并不是找着岔子耍威风的那种领导。

大家在树林的小道里边说边走，辛可欣的长发不小心被荆棘挂住了，怎么也拉不掉，越理越乱，脑袋像捆绑在荆棘上了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。大家就停下来，等她把挂住的头发清理下来。汪局长离她最近，笑咪咪地说：“我想帮你，可我不敢！”

郑建勋对汪局长说：“正是英雄救美女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挺身而出？上呀！”

“为了落实县长的指示，我只好帮你了！”汪局长走近她，帮她清理被缠住的头发。在清理中，头发原有的香气和这几天积累的汗味揉合在一起，散发出一种怪怪的气息。汪局长说：“你头发里的味道很特殊，已经不是美女的味道了。”

郑建勋说：“下乡嘛，几天都没洗过，哪里还有美女的味道？”

辛可欣说：“那就是村妇的味道？”

汪局长说：“连村妇的味道都不如！”

辛可欣说：“你怎么会熟悉村妇的味道？”

汪局长一下子被问住了，说：“猜的。我想，至少不是你这种味道。”

郑建勋在前面远远地看着辛可欣和汪局长，见他们终于把缠在荆棘上的头发理开了，便对辛可欣说：“做秘书工作的，经常下乡，是不宜蓄长发的。你马上把它处理了！”

一听说要处理长发，辛可欣急了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尊敬的县长，我这头发可是蓄了十年啊！月子里那么难受，我都没舍得剪掉的。”

郑建勋说：“你舍不得剪我舍得剪呀！”

郑建勋是说一不二的。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一个村庄。刚刚入座，郑建勋就对这家的主妇说：“嫂子，把你们家的剪刀用用！”

村妇急忙到里间，拿来一把锋利的裁缝剪，递给郑建勋。郑建勋掏出烟盒，试了一下，还不错。

郑建勋端坐在一把破旧的木椅上，扬着剪刀，对辛可欣说：“你过来！”

辛可欣就过去了，站到郑建勋前面，有点怯弱地表现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。汪局长他们都笑着看即将发生的一幕。

郑建勋让辛可欣背对着自己的前面。他调整了一下辛可欣的身子，让她站好。辛可欣有点害怕。郑建勋说：“紧张什么？又不是削发为尼！”

事到临头，辛可欣更加心虚了，说：“郑县长，你，你真下手啊？”

郑建勋没说什么，他像一个笨拙的理发师，先把辛可欣捆绑在一起的头发散开，然后比了比长度，就在齐肩的位置下刀了。大家的心情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，都看着郑建勋手上的剪刀，看他是下毒手，还是手下留情。仅仅两分钟的功夫，郑建

勋就把辛可欣的头发剪下来了。

郑建勋哈哈大笑起来，完全不在意她的眼泪。郑建勋说：“我是残忍！你以前是长发垂腰，现在是长发齐肩。我剪掉的是影响工作的那部分。可是，你没发现你更漂亮了吗？一个女人，一生应该享受不同的发型，你已经享受了十年长发，即使让发型们论资排辈，也该轮到用其他发型了！人生有几个十年？”

汪局长附和说：“郑县长说得很对，你长发一剪，确实是更漂亮了！头发太长了，洗发不方便，睡觉不方便，你还应该感谢郑县长呢！”

大家一阵轰笑，都说她比以前好看多了，回头率更高了。就凭你现在的模样，还能找四五个老公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辛可欣也不哭了，在农妇家里找了个小袋子，把剪下的头发包起来，像遗物一样塞进小包里了。然后自己照照镜子，并没觉得减少了什么。郑建勋看着辛可欣齐肩的头发，很得意自己的杰作。他知道辛可欣是非常心爱这头长发的，也许除了他郑建勋，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胆量给她剪掉。郑建勋心里美滋滋的，再一次体味到了权力的趣味。除了职位本身赋予的权力之外，还能超越权限办事，这就是正常权力外的附加权力。

郑建勋断定辛可欣要伤心几天，而且打算要让她记恨他几年。第五天的下午，检查组一行人赶到了当地镇政府，大家都疲惫不堪了，每个人都变成了农民模样，衣服都是脏兮兮的，便在招待所里住下来，准备第二天再回到县城。傍晚镇政府向检查组汇报情况，然后给他们接风洗尘。第二天早晨起床时，郑建勋突然发现，自己那沾满泥土的皮鞋已经被擦拭得油光锃亮，像新的一样。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叠放在床头柜上。他想这一定是辛可欣做的。可是，她是什么时候进来擦皮鞋的？又是什么时候进来取衣服的？他全然不知。郑建勋在穿衣服的时候，隐隐地有些感动。觉得这个秘书真不错，对领

导是体贴入微了。

3

郑建勋给辛可欣剪长发的事迅速在县级部门和县城传开。本来最初传开的是真相，传着传着拷贝就走样了。有人说县长不喜欢长发秘书，为了工作方便才把头发剪短的。有人说郑县长在农民家里，强行把辛可欣头发剪短的，同行的几个男人都做了帮凶。各种说法中，有一点是真实可信的，那就是辛可欣的头发确实剪短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件好玩的事，县长剪了女秘书的头发，这个事件同时具有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趣味。

除了议论辛可欣的头发，还有件更离奇的事情被卷入了街谈巷议：县法院的法官在寓所被害的案子。这个法官三十五六岁，有妻子和儿子，平时为人正直，夫妻和睦，同事友好，没有情人和二奶，而且也没有得罪过人。只是几年前跟一个女同事关系有点暧昧，夫妻为此闹过不快，但没有影响家庭，近年来也不来往了，保持着一般同事关系。这也并不构成情杀的可能。作为刑事庭的副庭长，以前主审过一些案子，但也没有大案要案，因此也没仇杀的可能。这个案子如何侦破，成了公安局头疼的事，也成了县城百姓最关注的重大事件之一。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案子的本身，而在于公安的办案能力。这些年来，自从现在的局长吴天真前年上任后，县城的治安状况每况愈下，积案大增，黄赌毒疯长。百姓私下里大骂公安局无能，骂政府无能。如果法官被害案不能侦破的话，老百姓对公安局就会彻底失望。所以，人们议论它也是有理由的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又增加了一个议论焦点：县长亲自剪去了女秘书的长发。尽管与政治无关，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，但